

礼赞英雄是银幕的永恒主题

■刘金祥

热风冷眼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形式,自诞生以来一直就是中外精英英雄形象和传承英雄情结的重要载体。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电影艺术创作历程中,英雄形象的塑造和表达始终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跃动在银幕上,对其流光溢彩、气象万千的发展道路进行回首、检视与反思,将对我国未来英雄题材电影创作的演进和提升,提供必要的思想启发和艺术镜鉴。

一部英雄发展史,就是一部民族精神成长史。1949年以降,伴随社会主义制度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我国亿万群众的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迁,与之相适应,新的审美观也逐步树立,游手好闲的富家公子和花枝招展的豪门闺秀遭到人们的藐视和鄙弃,而勤劳勇敢、善良淳朴的普通劳动者成为人们褒扬和推崇的对象。此时的观众已不再是解放前高踞于城市中上层的达官显贵和小市民,而是战斗和劳作在城乡不同战线的数以亿计的共产党人和劳动群众,由衷期盼在银幕上寻求中国革命趋向成功的内在自由,真诚希望从电影中获取生活生存的根本支撑,深切期望通过电影提高自身思想素养和文化素质。

在这种呼唤英雄主义情怀的特殊历史语境中,《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平原作战》《战火中的青春》《林海雪原》《烈火中永生》《暴风骤雨》《红旗谱》等电影应运而生,并成功塑造了赵勇刚、江姐、赵玉林、朱老忠等英雄群像,特别是那些将个人追求融入社会理想、充满历史温度和人性灵光、体现“寓教于乐”的叙述方式,让观众为之振奋和欢悦。鉴于这一时期的很多电影顺应契合了新

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对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心理想象,因而被电影理论界称为“红色经典”,其中的英雄形象承载着观众的审美期待,对英雄与人性、革命与爱情的复杂关系给予富有生命动感的诠释,从而建构出既有特定历史内涵又有丰富精神意蕴的崭新艺术世界。

毋庸置疑,这段时期电影创作总的基调主题是革命和劳动,满怀激情地讴歌了以共产党人代表的时代英雄为实现社会理想而英勇献身的壮举,银幕上展现的气壮山河的血性和气冲霄汉的气概,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达和反映。这在新中国成立早期对提高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品格、铸塑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等方面,发挥了培根铸魂的积极作用。

但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电影题材的匮乏和电影语言的相对单调,使得英雄形象稍显脆弱与单薄,影响了电影文化意蕴的拓展与开掘。英雄绝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固化标签,同样也是有血有肉、有优点有缺点的普通人,如果人为地拔高和简单地放大其优秀,那么创作出来的电影的说服力也要大打折扣。进入“文革”时期,电影成为“样板戏”的翻版,英雄形象的塑造落入戏曲模式和机械套路,以理性排斥情感,以共性吞噬个性,程式化、脸谱化成为其主要美学特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银幕上的英雄题材逐渐转向与人们生活命运息息相关的社会现实,人物形象日趋丰满、可亲可感,这种可喜变化是巨大社会变革酝酿并催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建设成为我国政治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的主题。电影作为一种高雅艺术形式与大众审美文化,呈现的时代英雄除了亮丽品质和高洁操守,其丰富的情感和朴实的言行更能打动和征服观众。英雄题材电影的转型和变化主

要表现在3个方面:

一是更加注重对感情氛围的营造和渲染。政治意蕴与观众情感相融合、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绪相融汇,是《周恩来》《百团大战》《焦裕禄》《蒋筑英》《孔繁森》《铁人王进喜》《钱学森》等主旋律影片的叙事依托。在电影中,当人们看到十里长街数万众哭送总理英灵时、看到彭德怀在雨中等候从前线归来的左权时、看到焦裕禄病重期间用钢笔顶着肝部办公时、看到英年早逝的蒋筑英生前对子女的一片深情时、看到孔繁森将藏族老阿妈的双脚放进自己怀里时、看到王进喜为相濡以沫的妻子洗脚时、看到钱学森充满感慨地对妻子蒋英真情告白时,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惜和感动涌上心头,观众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眼泪。正是在这些时代英雄身上,凝聚和彰显着进步思想和优秀的品德,这思想和品德植根于大地,与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所思所想所爱所系息息相通,因而也易为观众所接受和认同。这些影片中的英雄塑造逼近生活肌理,内蕴着对精神境界的现实处理与诗意升华,立足于观众可感知可理解可效仿的基点之上,观众在情感激荡与心灵震撼中自觉吸纳与认同时代英雄的精神品格。

二是更加注重对现实社会的反映和再现。一部表现时代英雄的主旋律片要去影响和感染观众、引发观众的关注和共鸣,前提在于首先让观众对影片所描绘的社会人生有一种认同感,这就需要影片直面客观真实的社会环境,哪怕是严酷、厄运、困厄、痛苦的社会人生。时代英雄与平常百姓生活在同样的社会里,其生存情境、情感、欲望、需求也是普通人随时经历和常常遇到的,因此,从社会一隅最普通的凡人小事切入,用时代的先进思想和优秀精神去烛照点绘这些日常生活,就能给观众以深刻把握社会人生的诸多启迪。例如,《战狼》和《涓公

河行动》对边境贩毒现象猖獗的深刻揭露,《黄大年》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观念裂变的深邃描绘,《唐山大地震》对惨痛的自然灾害的悲切回忆,《无问西东》对时代变革中各种矛盾的无情袒露,这些社会现实都是电影塑造时代英雄形象所无法回避的,也是当今人们感同身受的。只有让观众从变动不居的大时代各层面各角落的人文景观中,时时感受到英雄的坚定立场和博大胸怀,才能使影片折射出强烈的感染力、亲和力。如果依然用主观臆造的、率性演绎的现实去应付观众、蒙骗观众,观众只能不屑一顾地扬长而去。

三是更加注重艺术手法的创新与突破。在《大决战》《大转折》《建国大业》《建军大业》《我和我的祖国》等反映老一辈革命家精神风貌的影片中,那些对天风海涛、江河汹涌的自然场景的特写,那些对磅礴升腾、气势恢宏的战争场面的航拍,给观众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云水谣》中的幽长古道、百年老榕、神奇土楼、灵山碧水,让观众仿佛进行了一次身临其境的游历。此外,诸多主旋律影片都以精巧的构图、优美的音乐吸引着观众。简而言之,当下以刻画时代英雄为主题的主旋律影片的观赏性大幅提升。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英雄题材影片在创作上侧重于人物的思想理念与行为取向,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的影片则倾向于时代英雄的价值追求、情感变化和心理趋向,同时又注重对其思想行为内驱力的解读,从而启发和引领观众弘扬正义正气、守护家国安然。新中国成立以来,众多可歌可敬的时代英雄银幕形象引导一代又一代人沿着正确人生道路健步行走,更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精神滋养。英雄主义是新中国电影艺术的风骨,失却风骨便失却了魅力!

第六届中国诗歌春晚

诗颂国魂 文彰自信



2020年1月14日晚,第六届中国诗歌春晚在北京举行。晚会主题为“光荣·梦想”,分《家国情怀》《回眸经典》《诗酒远方》《盛世华章》4个篇章。

朗诵家一舟大胆创新,边诵边舞毕飞宇的小说《青衣》,水袖飘飞,唯美浪漫。张筠英精彩演绎著名诗人李瑛的《比一滴水更年轻》,虹云、刘纪宏分别朗诵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根据艾青的名篇改编的《吹号者》。艺术家将诗词中饱含的情感和历史的沧桑表现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

“他用坚定的意志、勇气和思想,向一个穿越了五千年文明的民族,吹响了前进的号角,吹响了——前进的号角。”作为压轴节目,艺术家翟弦和将著名诗人吉狄马加的力作《时间的入口》演绎得精彩绝伦。

中国诗歌春晚创办于2015年春节前夕。本届晚会在全球设立近60个会场,北京、东京、纽约3大会场首次诗意联动。

(王长征)

上图:第六届中国诗歌春晚现场。

绿叶是那一身身军衣

■刘忠全

是谁把你栽在这里?像抹丹青,染绿几片山石。小岛上这仅有的一簇新竹呵,风浪中你可曾想到孤寂?

多少年了,你无言地站在山巅,披一身光洁,吐一腔正气。把青春涂在每一片新竹,把忠贞写在每一缕根须。

岁岁年年,给小岛以绿的生命,日日月月,给战士以钢的气质。有了你,波涛里有了不退的春色,有了你,阵地上添了无穷的诗意。

上哨去,我抚摸着滚动的新笋,就像抚摸闪亮的枪刺。下哨时,我凝望着片片竹叶,把无穷春意装进心底。

呵,你不曾孤寂也不会孤独,看,小岛上又崛起多少新竹——竹竿是那杆杆钢枪,绿叶是那一身身军衣。

让铿锵音符在新时代飞扬

——评音乐会《我是一个兵》

■焦凡洪

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以《我是一个兵》为切入点,由此延伸开来,深入进去,集中表现兵的本色、兵的情怀、兵的理想、兵的精神。他们既选择了意蕴深厚、在宏观层面上讴歌党和祖国的作品,如《英雄中国》《长江之歌》《红星歌》《一生交给党安排》《当祖国召唤的时候》,又安排了切口较小、反映干部战士练兵备战和学习生活的作品,像《当我成为战士的时候》《打靶归来》《师长有床绿军被》《我为伟大祖国站岗》;既选择了揭示军人风貌、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作品,如《十五的月亮》《望星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把太阳迎进祖国》,又安排了抒发干部战士情怀、富有地域特色、深受当地军民喜爱的作品,像《乌苏里船歌》《话说老沈阳》《我们的心并不遥远》《一个雷锋在前面走,千万个雷锋跟上来》。昂扬旋律再现广大指战员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前进步履,展现人民军队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精神风采,在典型的音乐形象中透视一代代官兵接力奋斗的壮美画卷,体现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

音乐会运用独唱、对唱、领唱、小合唱、大合唱等多种形式,充满浓郁的军韵兵味,富有时代感。主持词把串联和解说结合起来,在每首歌曲演唱前介绍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创作故事,增强了作品的厚重感,助推其思想感召力和艺术感染力的释放。

军歌的主调是战斗歌曲和队列歌曲,而歌咏是部队文化活动最常见的形式,构成军事文化的一个亮丽标识。正是把握这些特点规律,音乐会把合唱作为主打,140人的合唱队始终置于舞台中央,或合唱、或伴唱,或为主角、或做背景,贯穿全场,气势壮观。站在舞台上的退役老兵,曾是长期工作在部队一线的战斗员和军营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对这些军事声乐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和精神有最深刻的理解及体验。或许在表演技巧上尚显稚嫩,在声音表达上也欠华彩,但他们在舞台上的动作、表情体现了兵的素养、兵的神采、独具阳刚之美,他们唱出了战斗歌曲的金戈铁马之声、队列歌曲的排山倒海之势,弥漫着训练场上的泥土气息和演习场上的硝烟味道,给人以回望的温暖记忆。

退役不褪色,转岗不移志,发铿锵之声,做无私奉献。愿嘹亮军歌响彻新时代的征程,砥砺广大退役军人坚毅前行。

军歌是军人心音的激荡,是军旅生活的艺术刻录。在军营里官兵唱起军歌,响亮的是一种责任担当,闻之使人振奋;而在营区之外听退役军人再咏军歌,则使我们仿佛听到一种历史的回响,它印记着往昔的峥嵘岁月,彰显着光荣的传统本色,飞扬着不懈的战斗精神,给人以回望的温暖和回味的感动。近日,由沈阳音乐学院主办、沈阳市军队退休干部和自主择业于部业余合唱团及原沈阳军区前进文工团部分退役文艺工作者联袂演出的音乐会《我是一个兵》,就带来了这种艺术享受,激人心魄,励人奋斗。

军营之歌如一条澎湃浩荡的大河,浪花奔腾,丰富多彩。在一个多小时的节目里呈现什么歌曲?音乐会的策划者颇下了一番功夫。他们紧紧围

文化视界

一瓣心香

年,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情感标记。在我38年军旅生涯中,大多是在部队过的年。早年在某工程团服役,每临春节,我都会背起行囊到基层过年,用手中的笔记录军营别样的年味。

团圆是最浓的年味,是最浓的情怀。有人说,它像大自然涓涓的流水,总会遇见高山与沟壑,却始终奔流不息,温润着世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每逢佳节倍思亲”,说的就是对家的依恋、对情的寄托。每到春节,作为保卫家国的军人,一边是回家与亲人团聚的期待,一边是肩上沉甸甸的责任。而他们最终总是把回家的愿望、对亲人的思念深深埋于心中,选择握紧钢枪坚守岗位。

那是1974年春节前夕,我来到所属施工二连,正赶上连队党支部研究春节探亲名额分配。按照上级下达的指标,这个连可安排包括2名干部在内的10名同志探亲。8名战士的探亲名额分配很快就确定下来,当研究哪两名干部探亲时却发生了争执。连长刘洪泰和几名支委一直坚持把探亲名额给指导员陈绍光 and 一位排长,理由是指导员已连续3年没有回家过春节了,另一位排长年龄偏大,得回家相亲。但他们二人执意不肯妥协。最后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他俩只好服从。看到陈指导员终于踏上归途,大家心里暗自高兴;今年指导员终于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了。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离过年还有5天时,指导员提前归队了。同时,他早已让人为连长买好回家的火车票。目送火车载着连长远去,陈指导员脸上才露出欣慰的笑容……

如果说指导员陈绍光巧让探亲名额体现的是对岗位的坚守和先人后己的风格,那么施工三连的一条特殊“连规”则体现了干部对战士的关心和厚爱。三连连长张玉成走马上任时,就在支委会上提议:每年除夕,干部全部上岗,把战士替换下来看晚会。这一提议,得到支委们的一致赞同。除夕夜,张连长正在一号哨位站岗,电话响了,是文书打来的,说连队电视机坏了,别人捣鼓不好,让他回来看看。张连长即刻让文书来接替他站岗,自己匆匆赶回连部。那时连队只有一台金星牌彩电,靠屋顶竹竿绑着天线接收信号,因除夕那天风特别大,竹竿剧烈摇晃,电视屏幕上忽而雪花飘飘,忽而把人扯成几节。张连长扛来梯子上了屋顶,可这一调试就下不来了,得靠手固定方位。过了一会儿,下面的同志都嚷着上来替换他,连长说啥也不肯,一直在屋顶坚持着……

“廉不廉,看过年。”1979年春节来临之际,我所在的团政治处正忙着给基层分配“精神年货”——图书,其中有不少是刚刚解禁的中外名著。当

别样的军营年味

■向贤彪

时有人提议,这些书给团首长也留一点,算作政治处给团首长的新年礼物吧!于是,大家挑了一些书籍,和地方慰问的糖果、糕点等慰问品一起包装好,由我带报道组的同志分送给团首长。谁知第二天,这些新年礼物全部被退了回来,还有通讯员送来的团长宋德昌、政委何昌余联名写的一封信:“我们这个团队是参加抗美援朝的铁道兵转岗过来的。当年在朝鲜战场,祖国亲人慰问给志愿军的礼物很多,但首长指示,全都送给一线作战和抢修铁路的同志们。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是我们部队的好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这些久远的春节记忆,既模糊,又清晰,让我重温军营过年的味道,那是浓如老酒的战友情,那是干部关爱战士的爱兵情。它让人剔除利益的纷繁、抛弃物质的负累、摒弃越规的念想,以一颗纯洁的心去营造节日的暖意。桩桩小事,看似平凡,但分明都写着“忠诚”“责任”“担当”“廉洁”等字眼,折射出我军光荣传统的绵绵赓续。薪尽火传,不知其尽。一位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前辈说得好:“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皆系于光荣传统的不断弘扬。只要大家都自觉保持本色,珍惜荣誉,不断进取,就能使我军光荣传统永远发扬光大。”

“龙宫”年夜饭

■李仲

国防纪事

“速潜……”随着艇长急促的口令,潜艇与阳光、蓝天作别,遁入了大洋深处。多次随“深海蛟龙”执行作战值班任务,这一天最令我难忘。因为这一天是大年三十,我们品尝了一顿聊出来的年夜饭。

潜艇内空间狭小,不像水面舰艇拥有宽敞的厨房和餐厅,特别是水下潜航的时候,密封的空间里更不可能煎炒烹炸,只能吃一些预先处理好的、加热即食的食品。那天,艇上的年夜饭真的是乏善可陈。三下五除二地吃完,大家意犹未尽,小王先说起了他东北老家的杀猪菜:“快过年的时候,家家都要杀年猪,当天就把五花肉、肥肠、肝等与酸菜一起煮,晚上这一锅炖菜热气腾腾上桌,吃起来醇香又不油腻。”小王的一番话,刺激了我们的味蕾,那些记忆里的美味不禁流淌而出。

“我家过年要做‘豆腐肉盒’,这也是我们博山名菜。”来自山东的小马接着说:“把豆腐切成成长方块,控水后过油炸定型,用刀贴豆腐块顶部切出箱盖,要保证不能切断,把每块豆腐的中间部分掏空,填入五花肉剁成的肉泥和香菇丁,然后上锅蒸熟,再勾兑浇汁,那味道真是绝了。”小马越说越兴奋,还不停地比画着手势:“每次回家探亲,我妈都要做给我吃。”此话一出,气氛有些变化,这是除夕啊,万家团圆的夜晚,我们却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连向家人道一声“过年好”都无法实现。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

是夜,躺在窄窄的床铺上,我仍在回味战友们聊到的美食。没有山珍海味、佳肴珍馐,都是朴实的家常味道。此刻,这些味道应该正在遥远的祖国大地四溢升腾。那一瞬,我觉得“龙宫”除夕的索然无味都变得有滋有味……

短笛新韵